

母爱牌腊八粥

□ 吴建

“腊八粥，甜又香，吃了一碗又一碗，来年家家富又康”。一年一度的“腊八节”又快到了。遥望家乡，思绪悠悠。想来，母亲又在准备煮“腊八粥”的材料，再熬一锅又香又甜的腊八粥，等待她的儿女回去吃粥吧。

自我能记事的日子起，我就记得每年农历腊月初八，母亲总要给我们煮腊八粥。那时家庭条件差，买不起桂圆、栗子、核桃、苹果等果仁，母亲煮腊八粥所用的材料绝大部分是农家土特产，如红枣、花生、玉米、绿豆等，虽然尽是些“土老货”，但吃起来仍然十分香甜可口。

记得母亲在腊月初七的晚上，就开始忙碌起来，淘米、泡豆、剥皮、精拣。然后在下半夜开始煮。她先把不易煮烂的赤豆、黄豆下锅，用小火不急不躁地慢慢熬，待它们膨胀了，再加入比较易烂的其他几样杂粮，用文火慢悠悠地细煮。当粥沸滚之时，母亲用长柄勺勤加搅动，以防粘锅底。再用微火炖，一直炖到第二天的清晨，

腊八粥才算熬好了。这时候，浓浓的香味儿在我家那不大的三间草屋内弥漫。那时冬天特别冷，我平常都喜欢蜷被窝，睡到太阳晒屁股才在母亲的再三吆喝声中起床。但这天却不用母亲喊，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，来不及洗脸就奔到粥锅前，那自锅盖边沿袅袅升腾起的蒸气裹挟着缕缕诱人食欲的清香，撩拨得我直咽口水。性急的我手捧着青花瓷碗，踮起脚尖，叫嚷着催促母亲赶紧盛粥。母亲捶了捶酸楚的腰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别急呀，灶神、祖宗还没敬拜，吃不得！”说罢，母亲先盛一碗腊八粥敬神祭祖，然后才给我们姐弟几个每人盛一碗。她自己的一份则舍不得吃，而是送给村里的五保户王奶奶。母亲说：这腊八粥本来是佛庙的和尚手持钵盂，沿街化缘，将收集来的米、豆、枣等煮成腊八粥分发给穷人，穷人吃了以后可以得到佛祖的保佑。自己把粥送给别人吃，那是为自己积德。

母亲做的腊八粥极好吃，口感绵软滑嫩，醇香清甜，

视觉上更是一种享受：浓稠纯白的米汤里，红中透紫，紫里润黄，黄中染绿，端在手里，不忍心下箸，有暴殄天物的感觉；喝在嘴里，甜香瞬间溢满味蕾；吞下去，只觉得有一种暖，慢慢传递到四肢，那是一种透心暖，让人生出一种懒洋洋的惬意。吃完了很久，粥的香味依然会留芳齿颊间。吃完母亲熬的腊八粥，年味就会越来越浓。

冬去春来，物换星移，三十多年的光阴如白驹过隙。现在超市里有色、香、味俱佳的八宝粥卖，这八宝粥其实就是腊八粥的翻版，香甜也很可口，但我每次吃它，都感觉不及母亲做的腊八粥滋味绵长，始终贯穿在我的人生之中，因为那中间，有的是无法割舍的亲情和爱。

想着腊八粥，我似乎又闻到了母亲亲手做的腊八粥的馨香，那香味一阵又一阵从故乡飘过来，撩拨着我心中那根思念的琴弦。于是，我拨通了老家的电话，告诉母亲，腊八节那天，我一定起早回家，再尝一尝她老人家做的腊八粥。

腊味乡思

□ 张辉祥

前 几日，母亲打来电话说，由于受“非洲猪瘟”的影响，家里熏制的腊肉不能寄快递，想托乡亲给我捎来呢，又进不了车站过不了安检，今年要吃香肠腊肉，请趁早回家过年。母亲充满埋怨的爱意，以及那香气浓郁、肉质细嫩、咸淡适中的腊味，彻底唤醒了我沉积心底的乡思……

在家乡农村，冬至一过，每家每户就忙着杀年猪、做腊肉。母亲是做腊肉的好手，她先把猪肉分切成手掌那么宽的长条，然后就是炒腌料，即把盐、花椒、丁香粉、桂皮粉、八角粉等混合在一起炒制，最后把炒香的腌料均匀地涂抹在肉上。腌上一周，每两三天去翻动一下，腌料就充分地渗透到肉中。七天腌制期一到，就用麻绳或铁丝把腊肉穿起来，挂到有阳光并且通风的地方晾晒。

腊肉晾干了，我们这些小孩子的事情就来了，要到山坡上去捡、砍松树枝来熏肉。熏肉是件很耐心的活，火不能太大，不然就会把肉烧焦；而火太小，又起不到熏的作用。父亲母亲通常会在灶房里熬上一个通宵，才熏出肉皮金黄、肥肉冒油、瘦肉溢香的腊肉。我们看了，都忍不住想去撕一块下来

吃。“生的，吃不得！”小手被母亲个个打回，垂涎欲滴的口水只能往肚里咽。

家家户户的屋檐下挂着一排排熏腊肉，那是家乡腊月里的一道风景。家中老小进出的时候，都要抬头看一看，不用吃，幸福的笑容也写在了脸上。吃的时候，只需要把腊肉切成小块，洗净煮熟后，切成薄片，放在碗里金黄透明、香气四溢。腊肉入嘴即刻化油、化渣，但肥而不腻、咸淡适宜、口齿余香。熏腊肉或冷盘，或红烧，或炖汤，或蒸煮，均可，皆为百吃不厌的家常美味。

寒冬腊月，全家人围炉而坐话家常，亲情融融。火炉上方搭一个架子，挂上几块腊肉，油脂渗出，坠入炉火里，便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，顿时满室飘香。用刀剔下一小块腊肉，放进嘴里，慢慢咀嚼，细细品味，浓郁悠远的腊味便一丝丝、一缕缕，攀上了味蕾，缠住了乡情……

家乡的腊肉，不仅仅是味道，更是一种生活，犹如家乡的民风，憨厚、纯朴。比起城市超市里的那些包装精美且价格不菲的腊肉，它少了一分华丽，多了一分朴实，凝聚着亲人的挚爱。

□ 王富强

脱谷

收 割完成熟的稻穗，便开始脱谷的活计。家住在长江的大堤边，蜿蜒曲折的护江堤就是一处天然的打谷场。

生产队集体劳动时，脱谷主要分人工和机械两种。量少的时候，用人工脱谷。稻桶呈四方形，上面大，下面小，底部两根长长的平行拖泥木条。稻桶上面还有一个篷，竹篾编制，攒稻时将稻篷围上，能遮挡住稻桶的三面，确保在攒稻时谷粒不会掉落桶外。

攒稻一般由两个人同时进行。根据各自手掌大小，将稻把紧紧地捏在手上，然后高高地举过头顶，用力攒在稻桶壁上，发出“嘭”的一声响。两个人打稻，要交错进行，一人攒下时，一人正上举。攒几下后，停下来将稻把从里往外翻一次，看看稻粒差不多全没了为止。原本沉甸甸的一把稻谷，经反复摔打后，已基本脱落在稻桶中，手里捏的只是一把稻草了，从中抽出几根往稻把头上缠绕一圈扎紧，放在田里站着。秋收时节，田野里站满了稻草人，这种独特的造型写满了童年的回忆。

超负荷的体力劳动，男队员们要么光着膀子，要么披个三角形的白布或黑布，像现在女同志的披肩一样，个个都是皮肤黝黑，背上晒得一层层地脱皮。稻桶脱谷是最原始的脱谷方式，成千上万的稻谷就这样一攒一攒打下来，所花费的体力之大也就不言而喻。

到了双抢时节就用脱谷机，手扶拖拉机头当动力，一根长长的皮带传动，把脱谷机飞快地转动起来。抓一把稻谷往上一放，转眼间稻与草分家了，干干净净，那才叫快呢。队员们分工作业，撒捆的、递

把的、脱谷的、挑稻的、拉草的，形成一条流水作业线，机械化劳动效率比人工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。

后来分田到户了，各家都有几亩田，大家都选择人工脱谷。

最常见的是用连枷打。连枷是农村一种常用的农具，一根长长的柄和一组平排的竹条，前端用麻绳编织几道，用来拍打谷物。双手挥动长柄，身体稍向前倾，后脚跟略抬，连枷头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后，“啪”地一声重重地拍在地上，溅起稻谷无数。重体力劳动一定要掌握技巧和方法，这样才能适度保持体能，减少不必要的消耗。经验丰富的劳动者，靠身体的协调性和连枷的惯性力，可以轻松地劳作半天。

还有用石滚碾。石滚一头大一头小，大头朝外小头朝内，套上木制的滚框，牛在前面拉动滚架。石滚叽溜叽溜地在稻禾上蹒跚绕圈，滚眼与木框摩擦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。在盛夏火辣辣的太阳下，父亲头戴一顶旧草帽，手牵牛，哼着小曲，伴着石滚慢悠悠地转着。这种方法省人力，脱谷也较好；但赶上农忙时，牛要犁田耕地，哪有时间拉石滚呢。

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个别条件好的家庭购买了脚踏式脱谷机，由机架、滚筒、脱谷箱和踏板等部件组成。只要踩一下脚踏板，在曲柄连杆偏心齿轮的带动下，滚筒就快速转动起来，滚筒上布满了排列错序的弓齿，从而达到脱谷的目的。

因为脚踏打稻机既小巧轻便，又价廉物美，深受广大农民朋友的欢迎。这种半机械化的脱谷方式，大大减轻了稻谷脱粒的劳动强度，也算是农耕文化的一次飞跃。

话说合肥母亲河

□ 施光华

一条清澈的河流逶迤曲折从高楼林立、满目葱绿的城市间穿过，流向远方，她就是合肥市民引以为傲的母亲河——南淝河。

南淝河古称施水，起源于肥西高刘镇，其干流自董铺水库自西向东，途经合肥市区，到达施口后，汇入巢湖。老合肥人都知道，南淝河原来可不是这般模样哦。48年前，我来到了这座城市，那时的南淝河两岸河坡和大堤全是松软的泥土，断断续续种了许多蔬菜并夹杂着灌木丛，岸边几座打渔台捞网杆伸向天空，坡上聚集着一堆堆卖毛竹、芦苇等建材的人们。通向彼岸的几座南淝河大桥桥头，茶楼酒馆每至节假日、星期天异常热闹，客人大多是前来逛街的人们，店家也心安理得地顺手将一桶桶垃圾倾倒在河坡上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庞大的垃圾堆成了一道道扎眼的“风景线”。坝上街，这个历史悠久、久负盛名的水路码头，常年聚集着许多来往船只，船上满载着农副产品，汇集在这里进行交易。进入秋季，河岸边、马路旁堆集着大量水果类产品，被咀嚼过的甘蔗渣和其它瓜皮果壳，丢得满地都是。

平常的河水是温柔的，可到了每年雨季，则刮目相看了，河里的洪水波涛滚滚，汹涌澎湃。尤其到了水灾年份，那一拨拨洪峰更像一群群凶猛怪兽，疯狂撕咬着水面接近松软土质的河堤，令人胆战心惊！1980年夏季，洪峰冲塌了坝上街等市区多处河堤，一夜间，东门老火车站一带成了汪洋泽国！亡羊补牢，犹为未晚，我有幸以工厂民兵身份和许多市民一道参加了堵漏抢险战斗。后来的岁月里，也曾多次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水灾，给国家和市民财产带来一定损失。

南淝河污染状况也不容小觑，那时雨水和污水管网大多不分，市区内各种作坊和生活下水直排河内，河面漂浮物也时常发生。进入东二环河段后，安纺、化工厂、合钢等几家大型企业处理好的和未处理的生产下水，每天昼夜不停地排入河内，可谓黑浪翻滚，奔流不息。所到之处，鱼虾基本灭绝，残存的，也不能食用，一股冲鼻气味。市场放开后，枞阳南路及其它一些临河处，一夜之间设立许多小码头，各种砂石水泥等建筑材料在此交易，码头附近灰尘滚滚、噪音阵阵，严重污染水质和周边环境。

根据南淝河存在的种种现象，合肥市采取杜绝和治理双管齐下方针，经过几代人几十年的努力，终于使南淝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现在连绵数十华里市区土质河坡河堤，全部由美观耐用块石取代，并在河堤上用水泥块石砌上半人多高防汛保护墙。两岸围绕河堤修建沿河路，沿途栽上或种上各种树木和花卉等，成了市民休闲和外地人观光的绝佳场所。河水清了，河道靓了，岸边绿了，成了城市一道靓丽风景线，也为合肥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增光添彩。